

学院派精英

xueyuanpaijingying zhou l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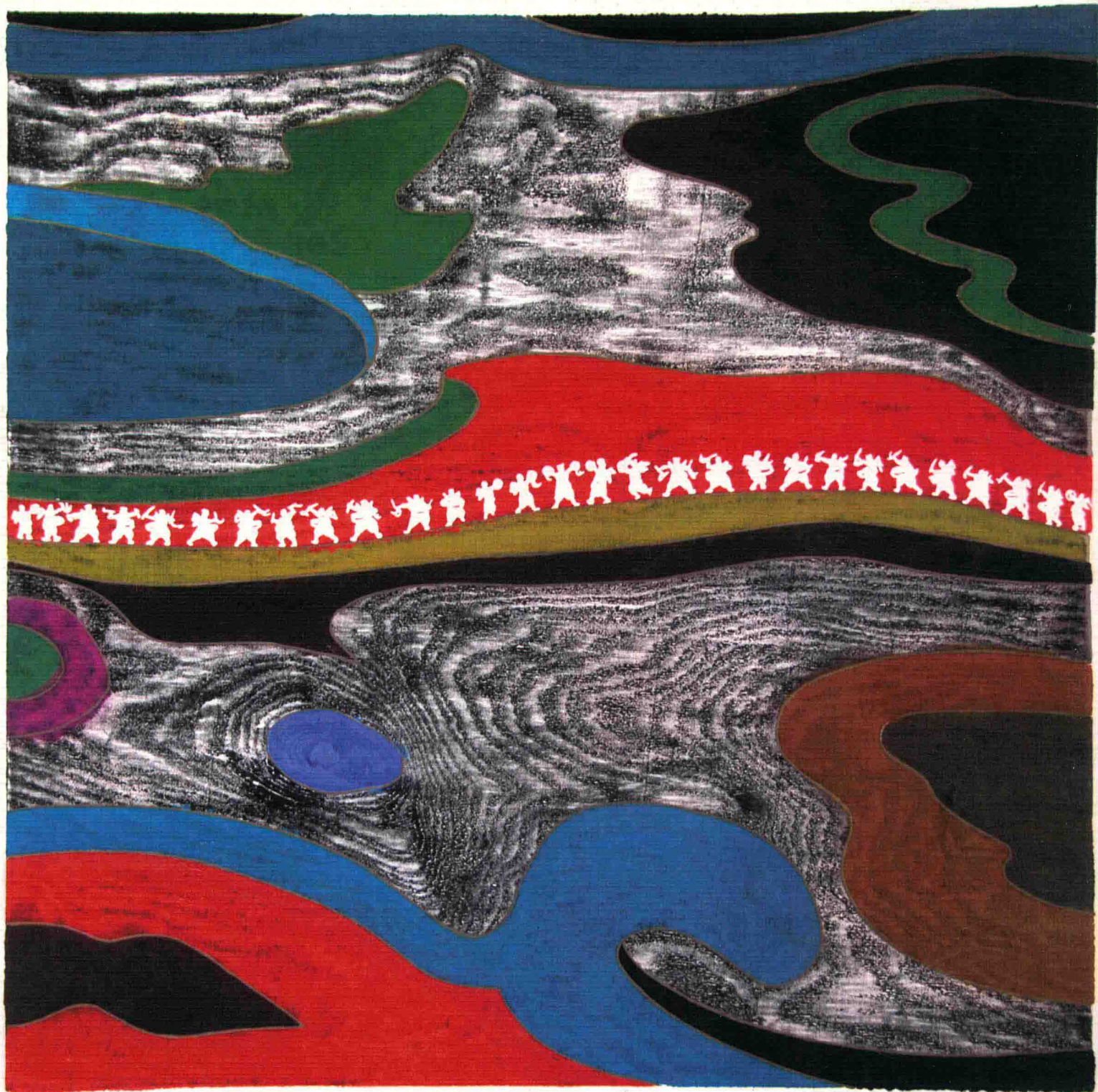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 / 贾德江

周

路

- 周路作品中几何形，是对藏区神秘印象的抽象，意在寻求现代版画之路
- 他的《天际系列》是以版画特殊手法，突出天人合一的神境，暗合了生命的密码
- 他的《乡土系列》以北方农村景物为主题，显示他对版画的理解决逐步深入
- 他以独到的感悟方式创造出属于自己所独有的符号语言和文化内涵





◎ 天籁·唤 1998年 水印版画 54cm × 54cm

学院派精英·周路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院派精英.第11辑.周路/贾德江主编;周路著.

—北京: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,2014.12

ISBN 978-7-5140-0643-8

I.①学…II.①贾…②周…III.①绘画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

②版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①J221 ②J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6289号

出版人:陈高潮 责任编辑:梁瑶

装帧设计:汉唐艺林

全套(10册)定价:300.00元

出版: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(北京市和平里七区16号 邮编:100013)

发行: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制版:北京汉唐艺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:北京恒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635毫米×965毫米 1/8

印张:5 印数:1-3000

版次:2014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40-0643-8

ISBN 978-7-5140-0643-8



9 787514 006438 >

鲁迅说，“其实，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。意思是，所谓的路，都是人们靠着勇敢和坚持，从无路的荒野，踏出来的新通衢。

人生也是行路；活着，就在路上。哪怕不勇敢，即便不坚持，时间也依然会如实地记录下他的每一个脚印。

行走，就必有方向。选择，抑或 not 选，都一样。所谓不选，其实已经是一种选择了。

所以，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。

有那么几个年头，春节前后，会接到周路的电话。寒暄之后，他常常接上一句“我现在在陕北呢”，把我从周围的年货和烟花爆竹中，拉到一个迥异的时空里。我突然不知道哪个时空是更真实的了。是都市的年味，还是那个冰寒而遥远的黄土高原？

他告诉我，自从1985年去那里采风以来，他已经去陕北有过35回了——几乎就是年年都去——对此，他家的夫人也已经习惯了，如果有一年不去，她反而会觉得奇怪。到了新世纪，他还去那里的延川县挂过职；那也是他主动要去的。

总之，他恋上了那块土地，也喜欢上了那边的人；尤其是那里的女娃子，是让他特别牵挂的。

那些女娃子，纯朴干净，却不像城里的女娃能得到机遇女神的时时眷顾，这使周路很揪心。他会利用春节的假期，赶到当地去看望她们，在现场确认这些女娃儿目前的生活状况。他为进入自己视野的那些娃儿分别建立了个人档案，逐年地用相机镜头，直观地记录下她们的成长变化过程中的那些片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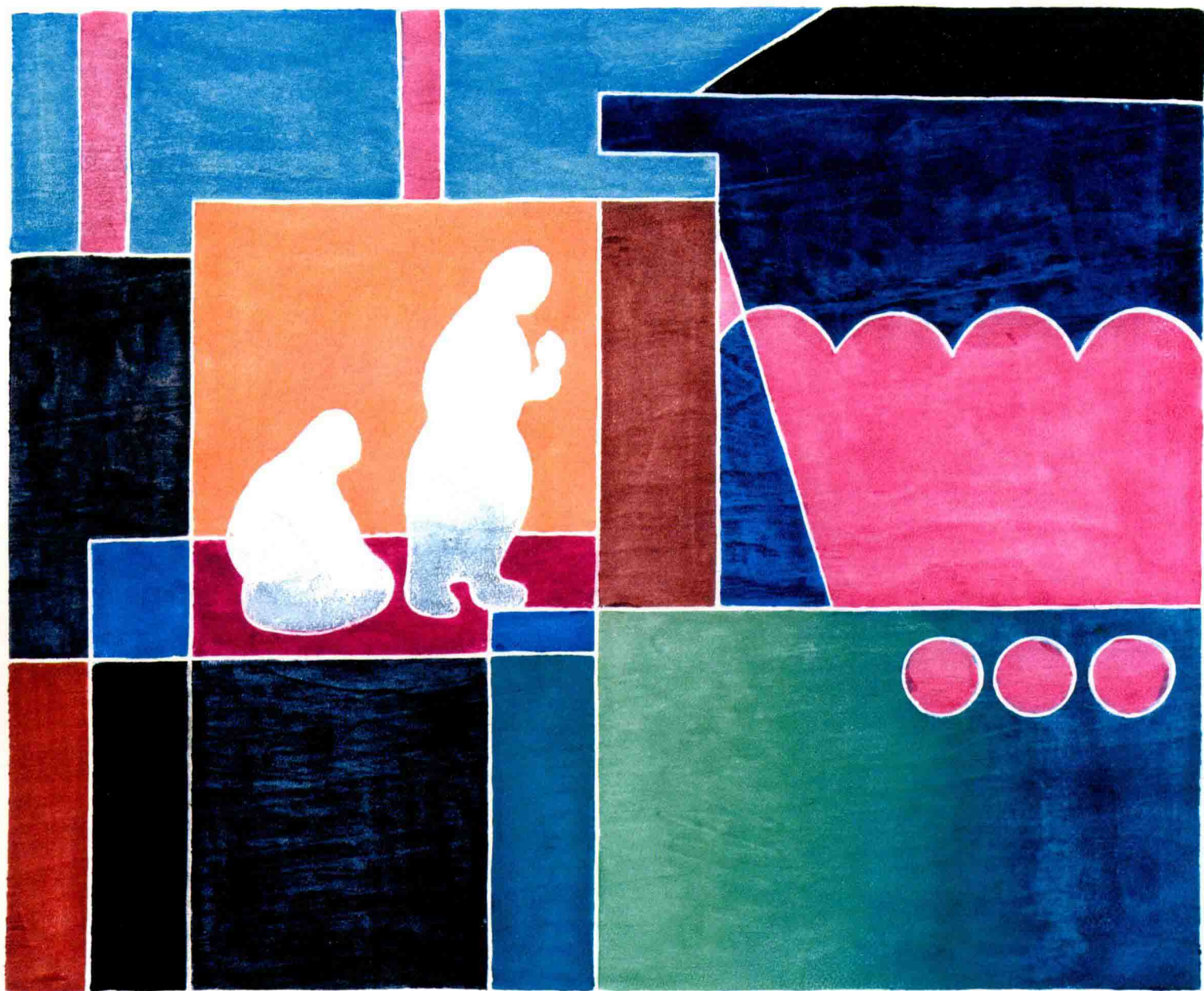
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，那叫“跟踪记录”。

与此同时，周路会尽他自己的所能，给那些娃儿一些实际的帮助。前年，我应他之邀去他所在的安徽财经大学做讲座时，就在他那里见到了一位来自陕北深山里的小女娃。周路告诉我，她叫郝苗苗，也是那群女娃里的一个，经过他的帮助，从陕北迢迢地来到这里，学设计专业。“能帮到多少算多少，尽可能吧。这样她的人生就会有个大的转变，也会给其他女娃带来鼓励 and 希望……”

小小的故事，淡淡的口吻，为我们勾描出了一条心路。这条路的彼方，是一个身居南方城市、情系黄土高坡的艺术家所选择的精神家园。或许，周路自己并没有选择，一切都只是“两情相悦”、“相见恨晚”的契

◎ 家园 1989年 套色版画 36cm × 43cm





◎ 锥形·藏区印象 A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合的自然结果。我从没听周路讲过自己在陕北的艰苦遭遇，只要讲到陕北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，就总是那里的人的简单而纯朴的生活以及他们善良而又乐观的性格。

这条心路像一条藤蔓，延伸得很长。周路的版画作品，则是它沿途结下的大小小小的果实。“画为心声”，已经是一个被说得近乎俗套的词了，但要是拿来说周路的版画，却是出奇得恰如其分。

他的那些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木版和丝网版画作品，大都以装饰性的色彩呈现，而在图形部分，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民间剪纸的造型手法。这种将民族传统艺术中的某些具有典型意味的造型要素，直接引用于画面的方式，恰好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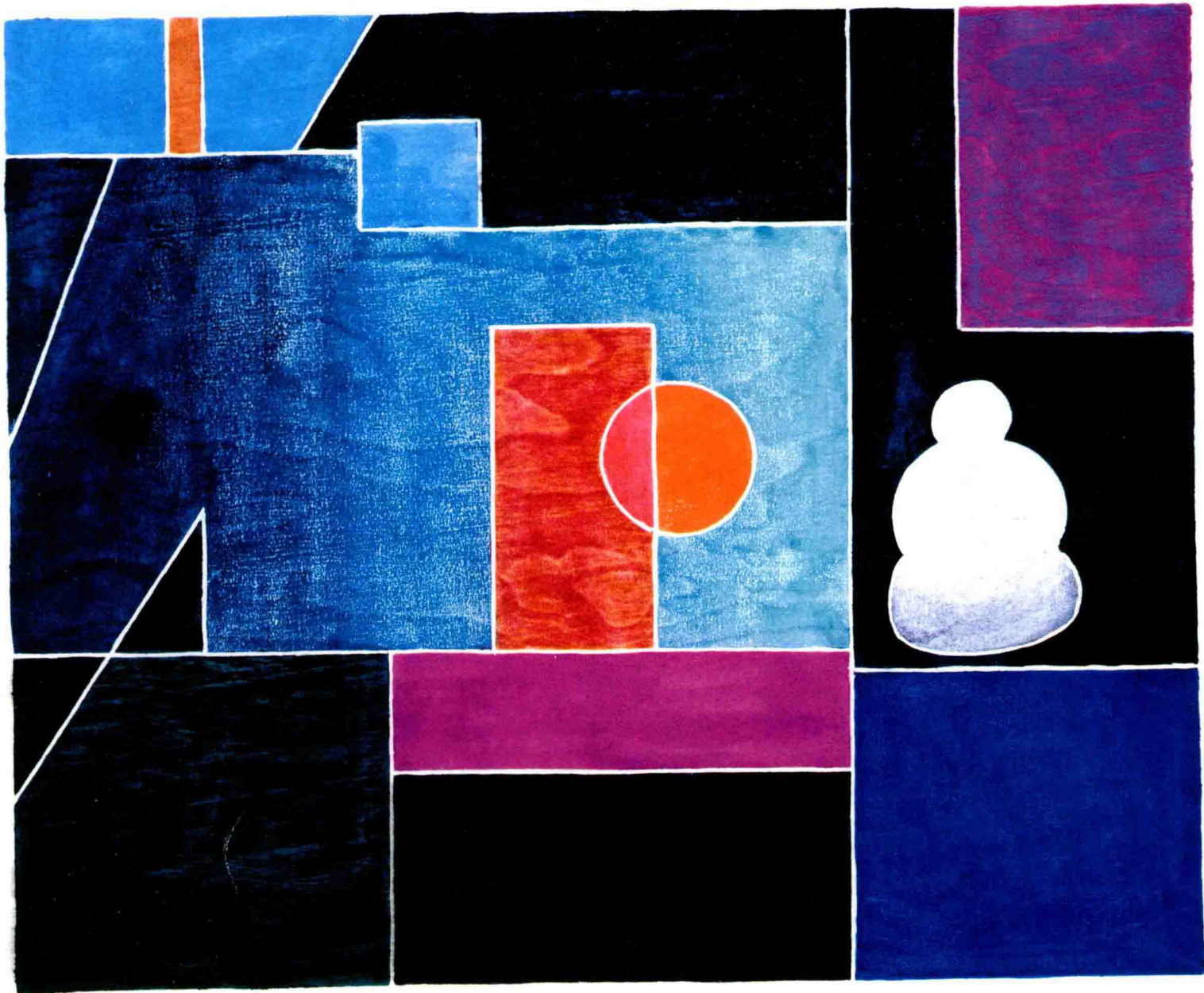
始于80年代在中国版画界里相当流行的一种倾向。90年代，他的创作手法又转为水印木刻，但是其画面上的造型手法，依然走着上述的路向。

在上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，他的版画风格发生了突变，突然转向了“写实”一路。如果说，在最初的《久远的故土——塬上》（1999）中，我们还能找到某些前一时期的风格的残留和延续（例如红土绿树色彩的装饰意味、天空部分用刀的装饰化处理等）；那么从其后的《久远的故土——村落》（1999）开始，这种装饰风格的残留就丝毫不见踪影了。作为一个同行的揣测，我以为转身和挥别都是画家内心认识发生巨大转变之后的一种外显。我曾向他询问过这个转变

的原因。他说，之前画的是印象，后来的，则是感受。

在许多场合下，文字的表述功能真的会显得贫乏，抑或画家只擅长用画面来表达，文字对于他们来说，或许真的是难以精准掌握的工具。“印象”VS“感受”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“印象”里，莫非没有“感受”？反过来呢？他语焉不详。我只好继续揣测。

我觉得，与他的画面对应着看，他所谓的“印象”，应该是指一种远距离观望状态下得到的更具整体意义的认识的反映。所谓更具整体意义，是指试图将风土历史人文风貌统统囊括在内的描述冲动，是指试图将诸多先在的、对对象物的描述和解析，亦即“知识性”的成果叠加进去的描述冲



◎ 锥形·藏区印象B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动。在这种冲动背后的，是试图接近“宏大”和“正确”的愿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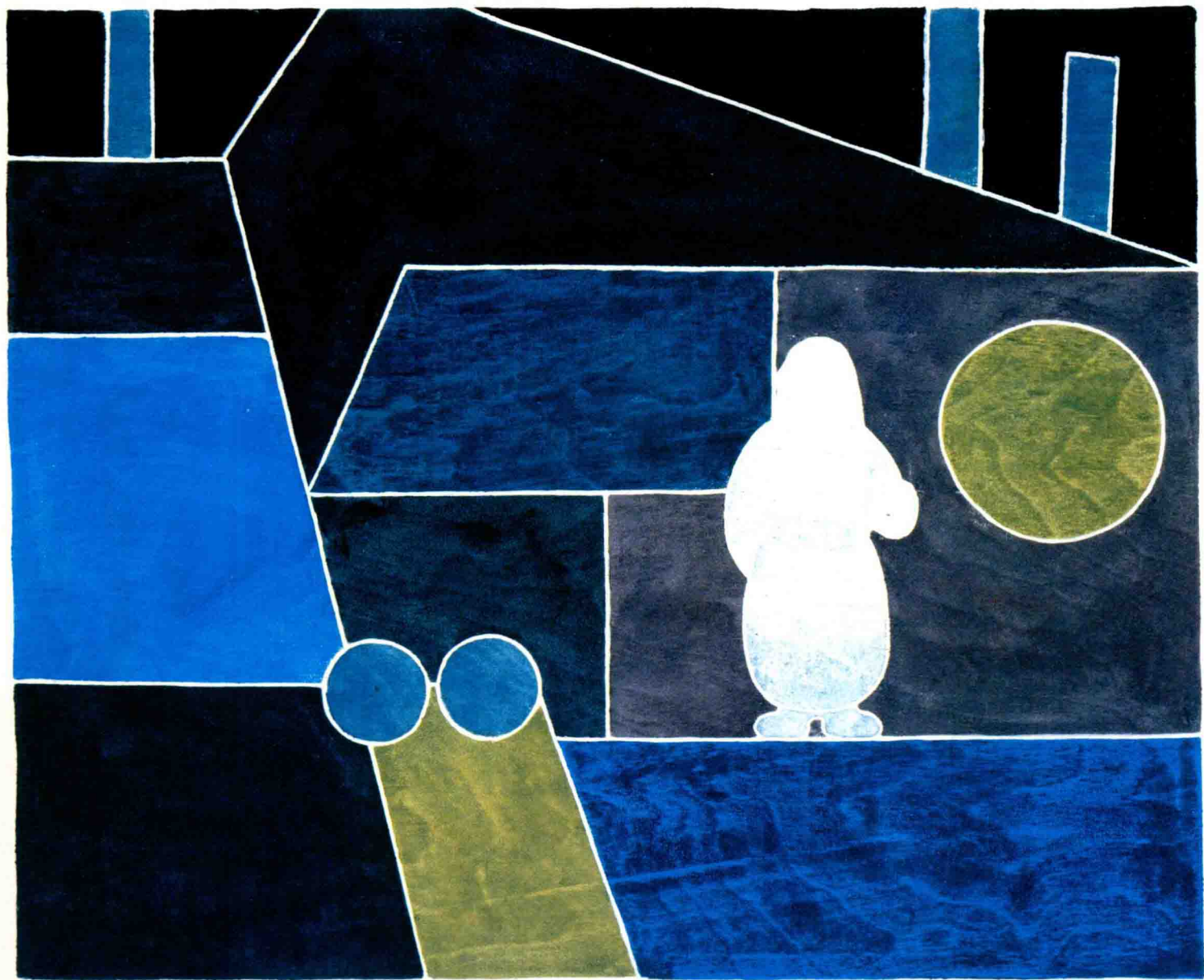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他所说的描述“感受”的那部分作品中，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近距离的、贴近细枝末节的视角。这是他本人亲历亲游、亲眼目睹的丰富和细碎的世界，与那个被别人用语言或图像诠释过了的那个，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。诠释和概括，也莫不是来自于最初的“细碎”，却已经是经过了另一个“我”的咀嚼。这种先在的注解，对于初涉者，固然不无引领和导览的价值。但最终艺术毕竟需要的是丰富和从心而出，不需要正确和千人一面。所以，作为自身的这个“我”，若欲得“我”之真知，就不得不把那些用过的导览，恭敬地搁置在路边，并让自

己的脚步继续深入，直到自己被原初的“细碎”包围乃至融入其中。

我猜想，周路的风格之变，当归功于他在陕北的行走的坚持和深入。在这种深入中，他眼里的“陕北”才得以由某种概念或概念化了的图式，幻变成真实而具体的生动景物。剪纸中的“抓髻娃娃”变成了一个真实地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、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《盼盼》们；曾经被木板的天然纹理和几何形态概括出来的山水土地，也还原成了那些可触可感的土坡田垄。在那些画里，风在吹，云在飘，牛羊在叫，庄稼在摇曳，阴影的边缘缓慢地爬上窑洞的外墙……在那里，陕北就是《深宅》《残窑》《土碑》《我的窑洞我的驴》，是《村头》的石磨，是

《晨曦》中的山梁；生活就是《牧归》《雪中行》，是《五月彩云》下的劳作……在这些散发着泥土味的画面后面，我看见周路的身姿，由最初的直立的“眺望”，转为躬身的“摩挲”。我仿佛看见他将身躯谦恭地贴近地面、用自己全部的感官汲取来自雪地草垛的声响和气味，试图让它们成为自己的一部分……

我感到，周路脚步的延伸、身姿的改变以及他的言说方式的转换，只来自于一个相同的出发点——陕北独具的、难以摆脱的巨大魅力。至于那种魅力又是什么，同样作为观者的我，只能对观众说：看画吧。周路要对观者和陕北说的话，都在画里。面对周路的画，就该像周路面对陕北景物那样，



◎ 锥形·藏区印象C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悉心地用视觉去摩挲、去感受，应该是最合适的方式。相信大家会被那里面的真挚而纯朴的情愫所感动，那也应该是周路本人想要获得的回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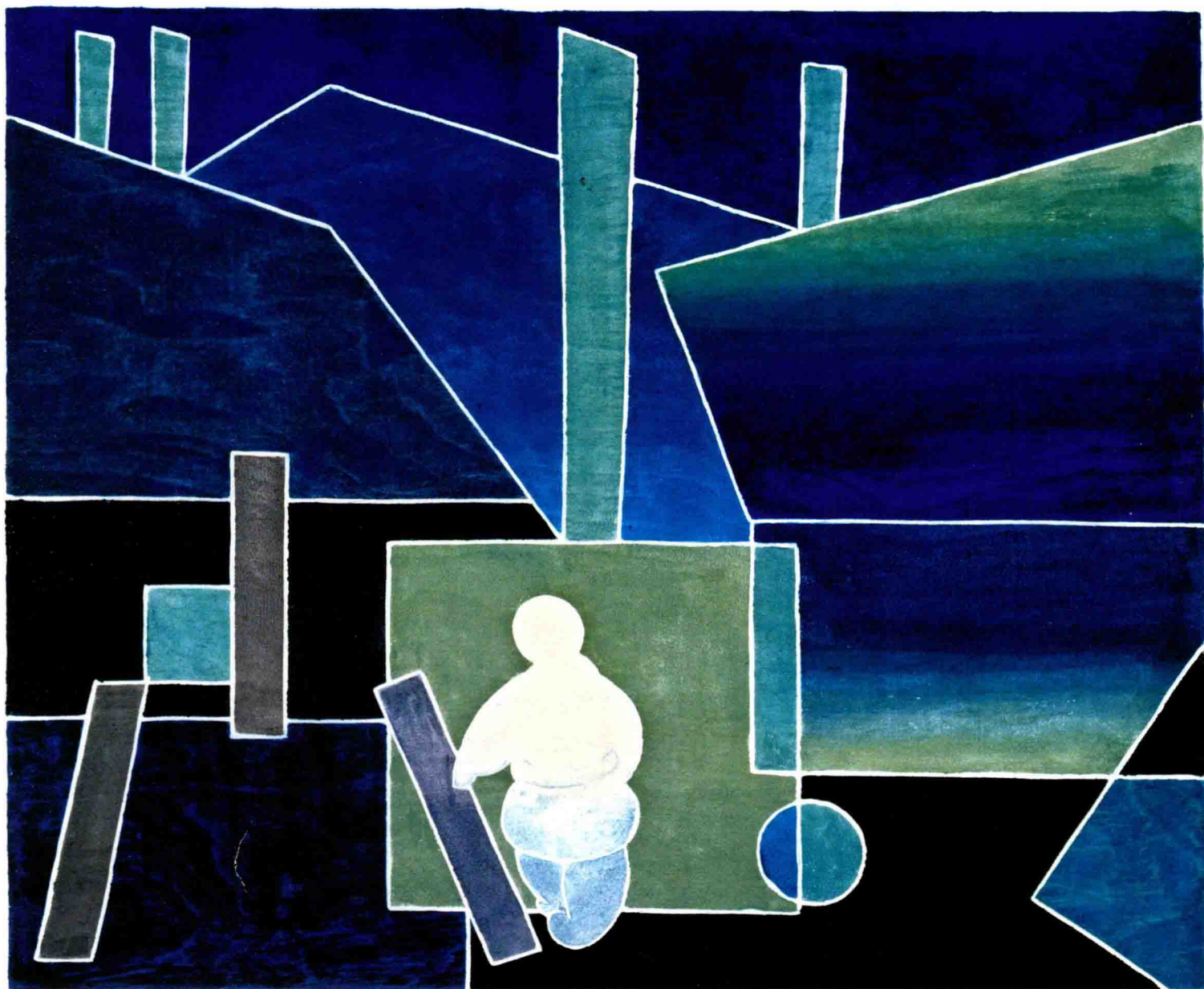
需要多说几句的是，这些版画作品并不是周路行走高原、摩挲陕北的唯一的收获。以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在陕北拍摄的照片，也已经足够做个全方位的黄土高原摄影展了。他还出过一些影集，其中一本的标题，就叫《陕北女娃》。那里面是他十几年

来对28个女娃子的“跟踪记录”。现在的她们，有的已经结婚生子，有的还在上学，还有的正在努力地准备考大学；其中的十几位至今还和周路保持着联系。更有几位的形象，直接地出现在了《白露》《彩虹》等以女娃为题材的版画的画面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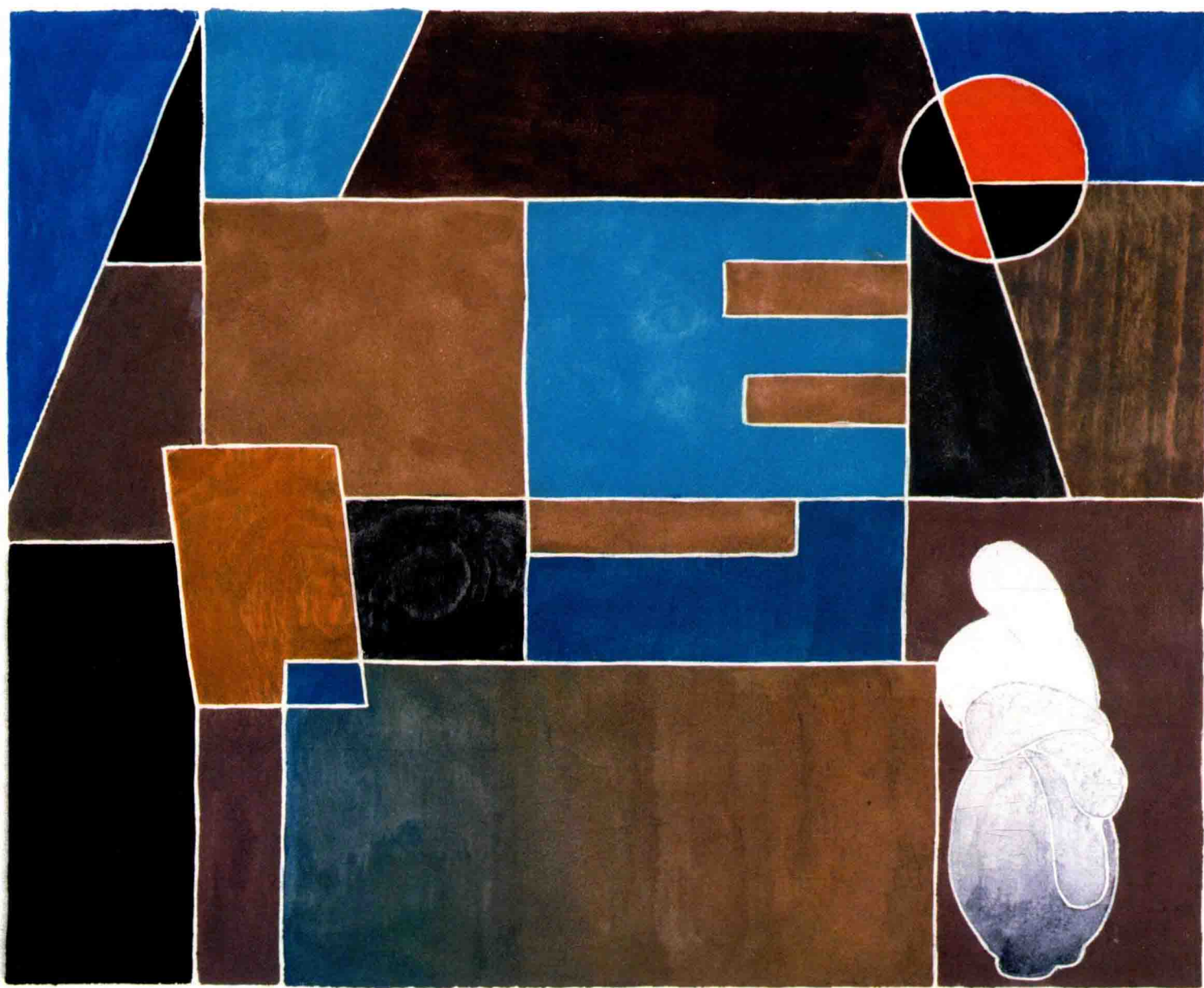
很难说，在周路心里，版画和《陕北女娃》谁更重要。我只知道，必须要把这两项作品和他对那些孩子们的帮助等都叠加在一起，才能让我们完整地认识周路这位禀质特

殊的艺术家，理解他心目中里的那个“艺术”的含义，理解他不同寻常的宽广而又细微的精神路径，才能准确地把握这条周折而绵延的“周路的路”，在当下艺术环境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特殊价值。

2012年3月 杭州



◎ 锥形·藏区印象D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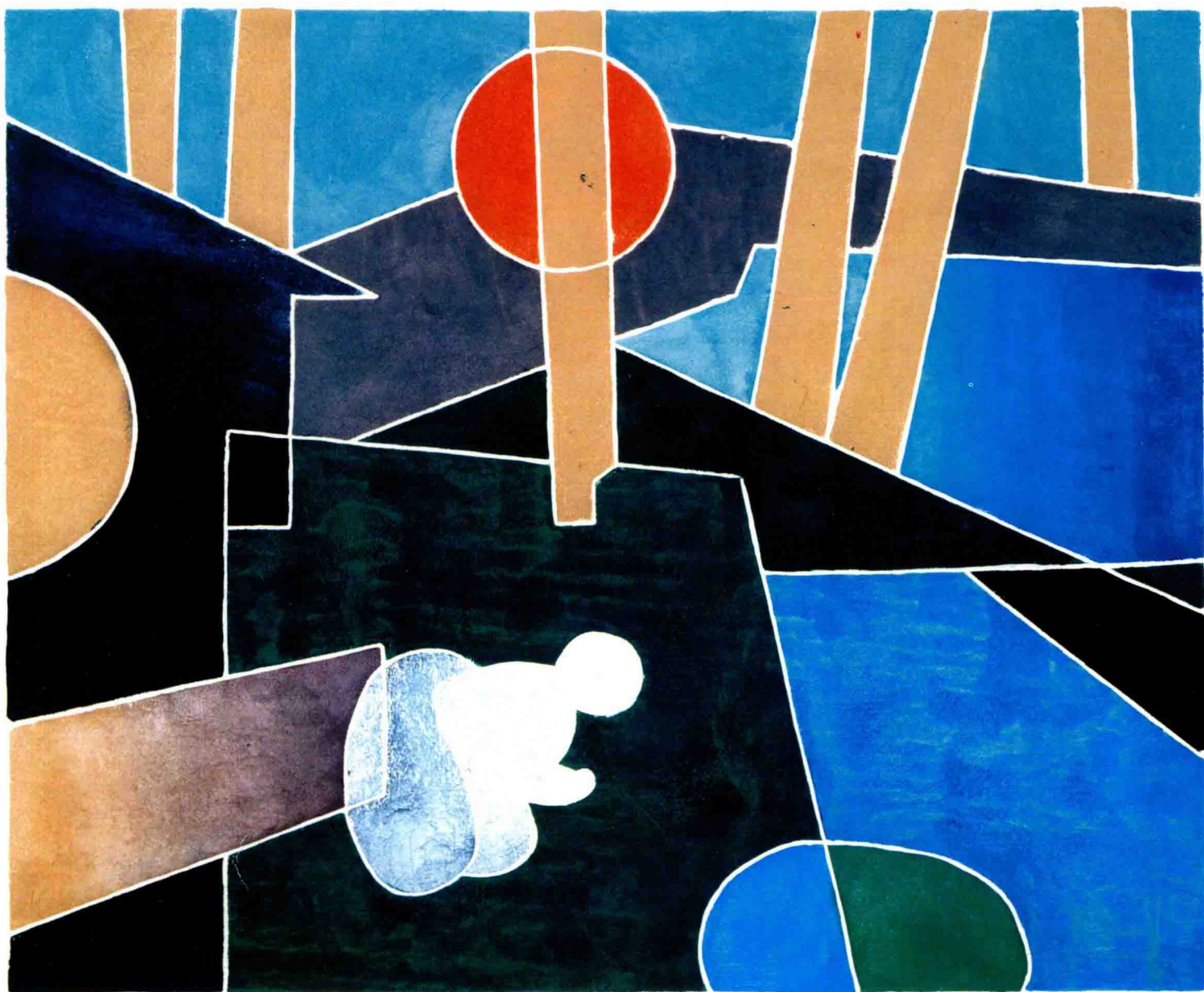
© 锥形·藏区印象E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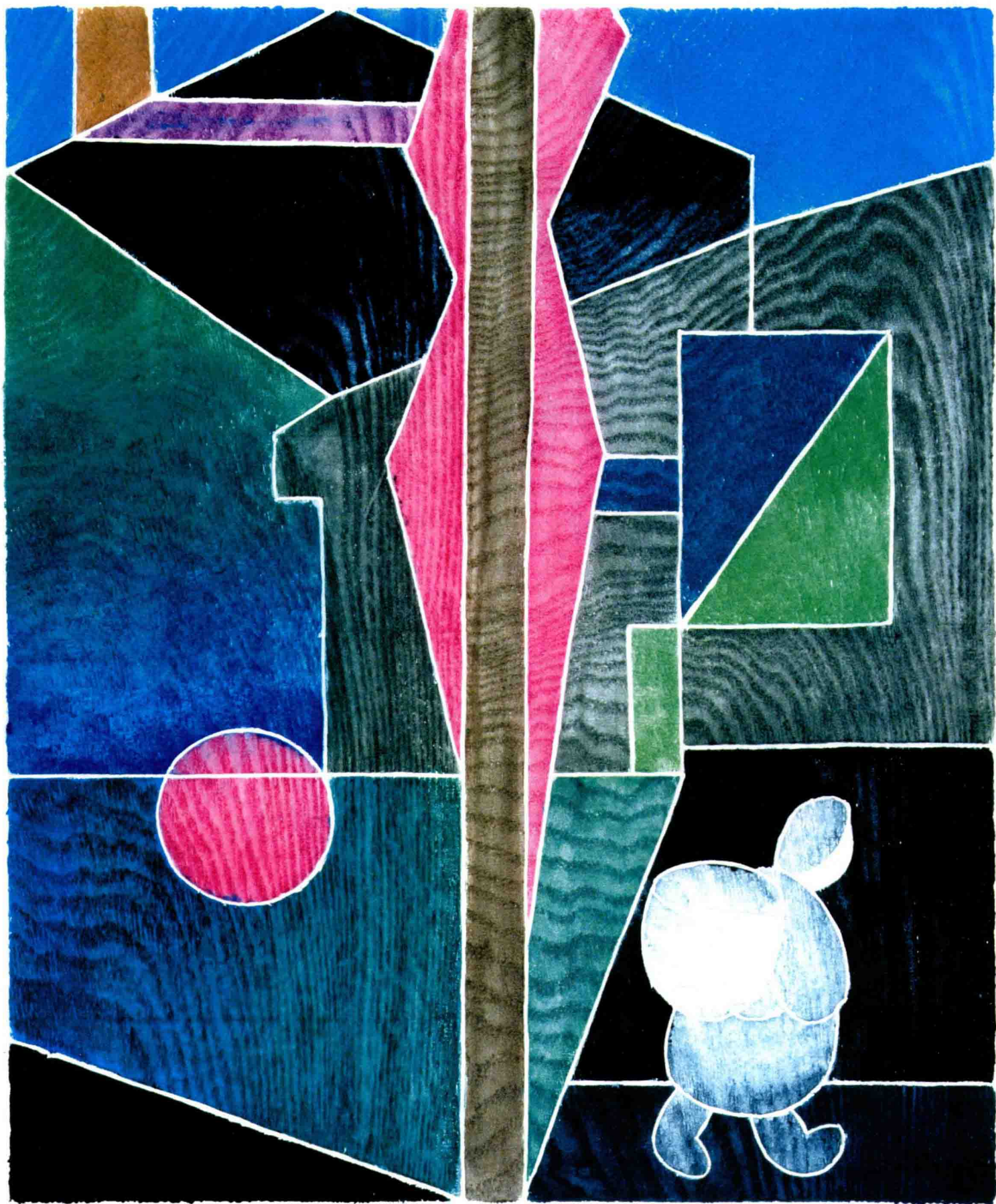
© 雒形·藏区印象F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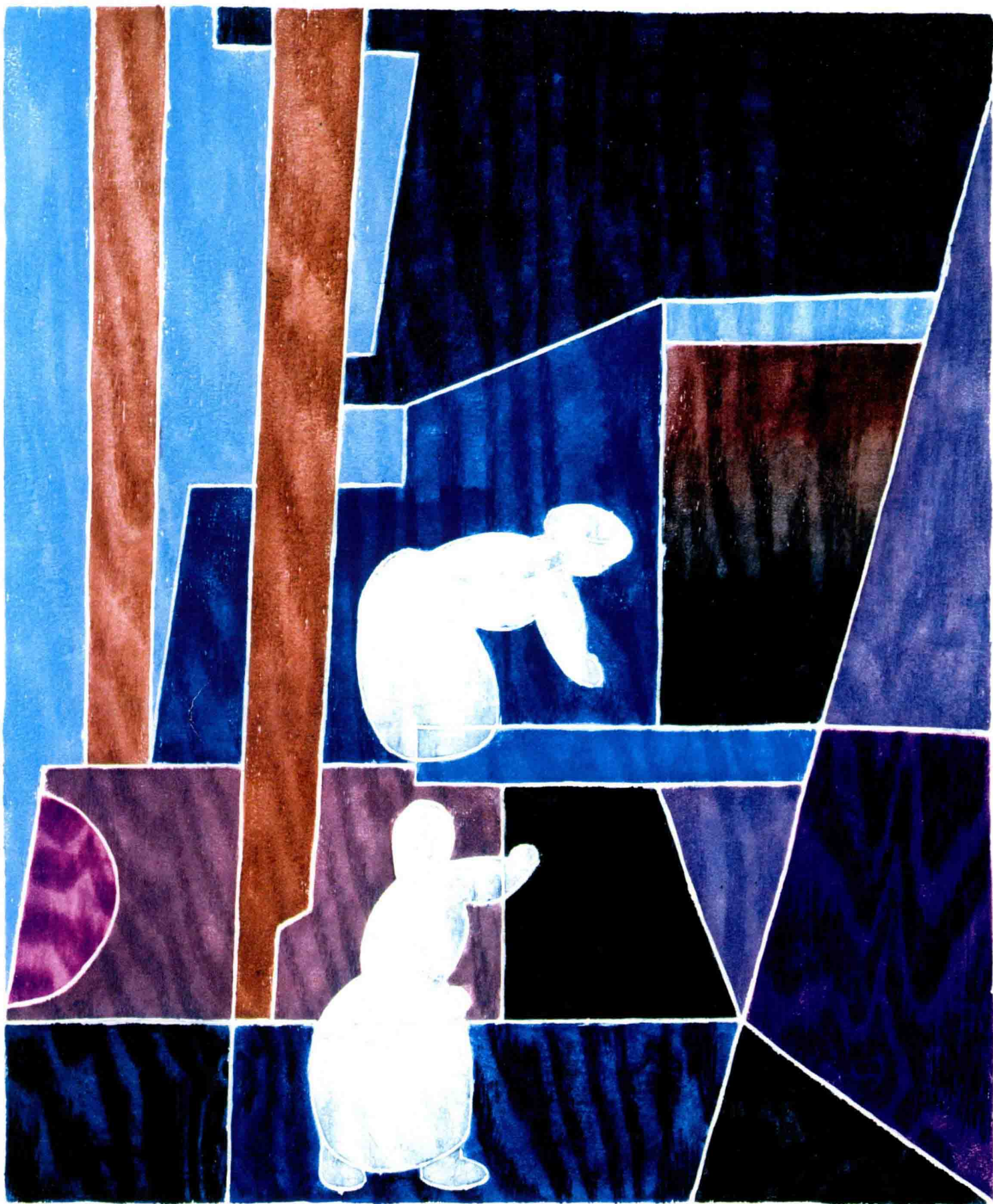
© 维形·藏区印象 G 1989 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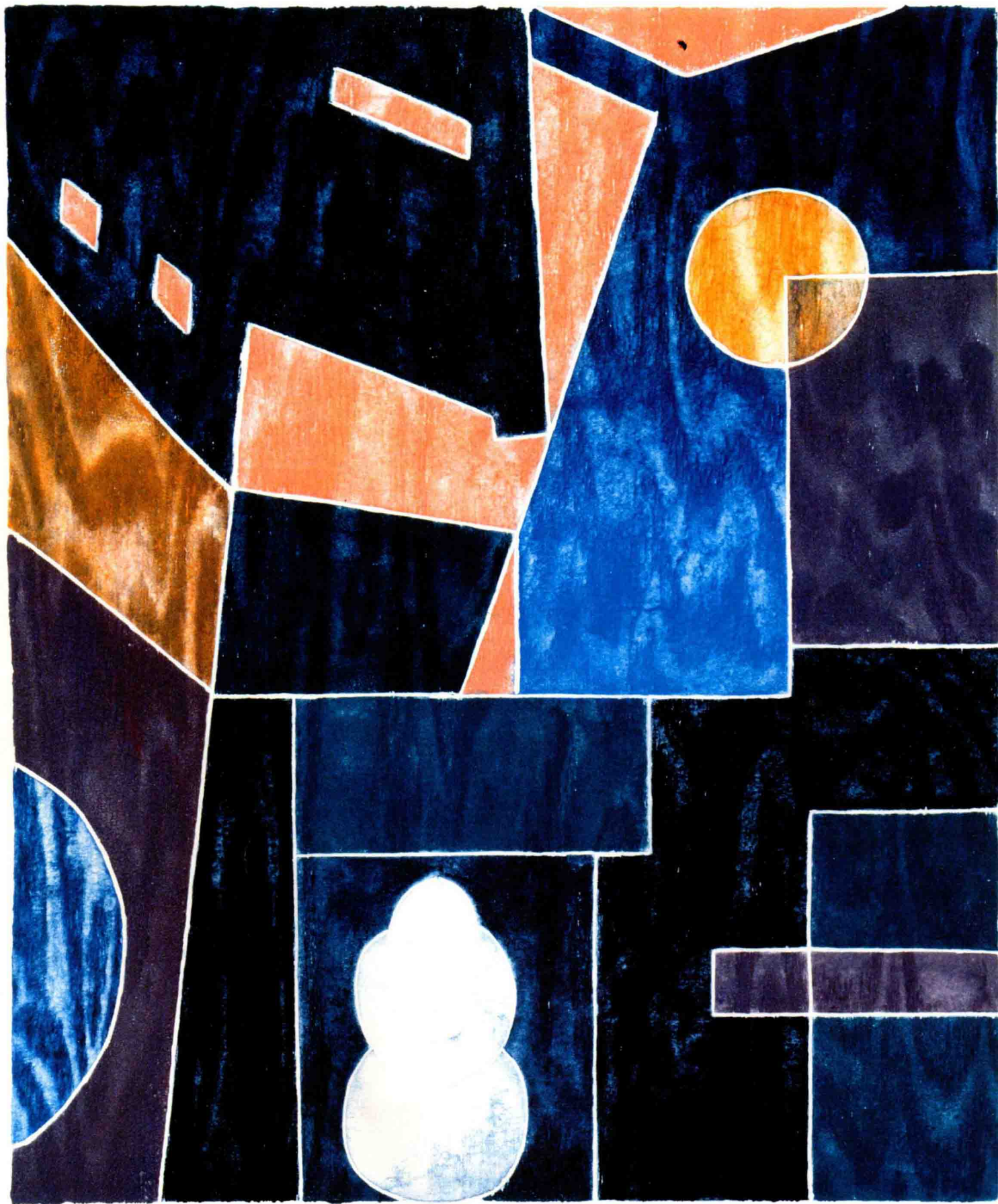
◎ 锥形·藏区印象H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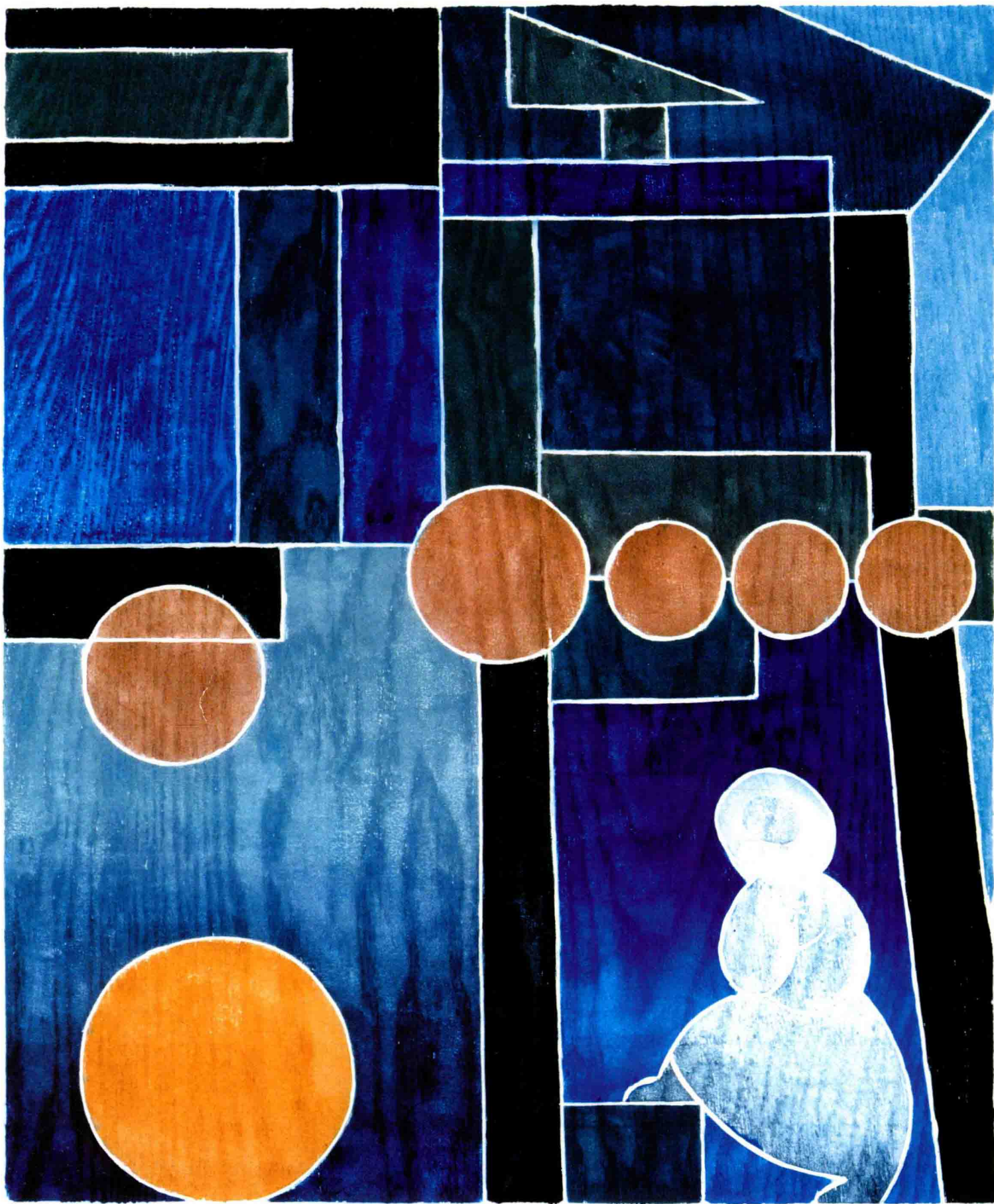
© 锥形·藏区印象I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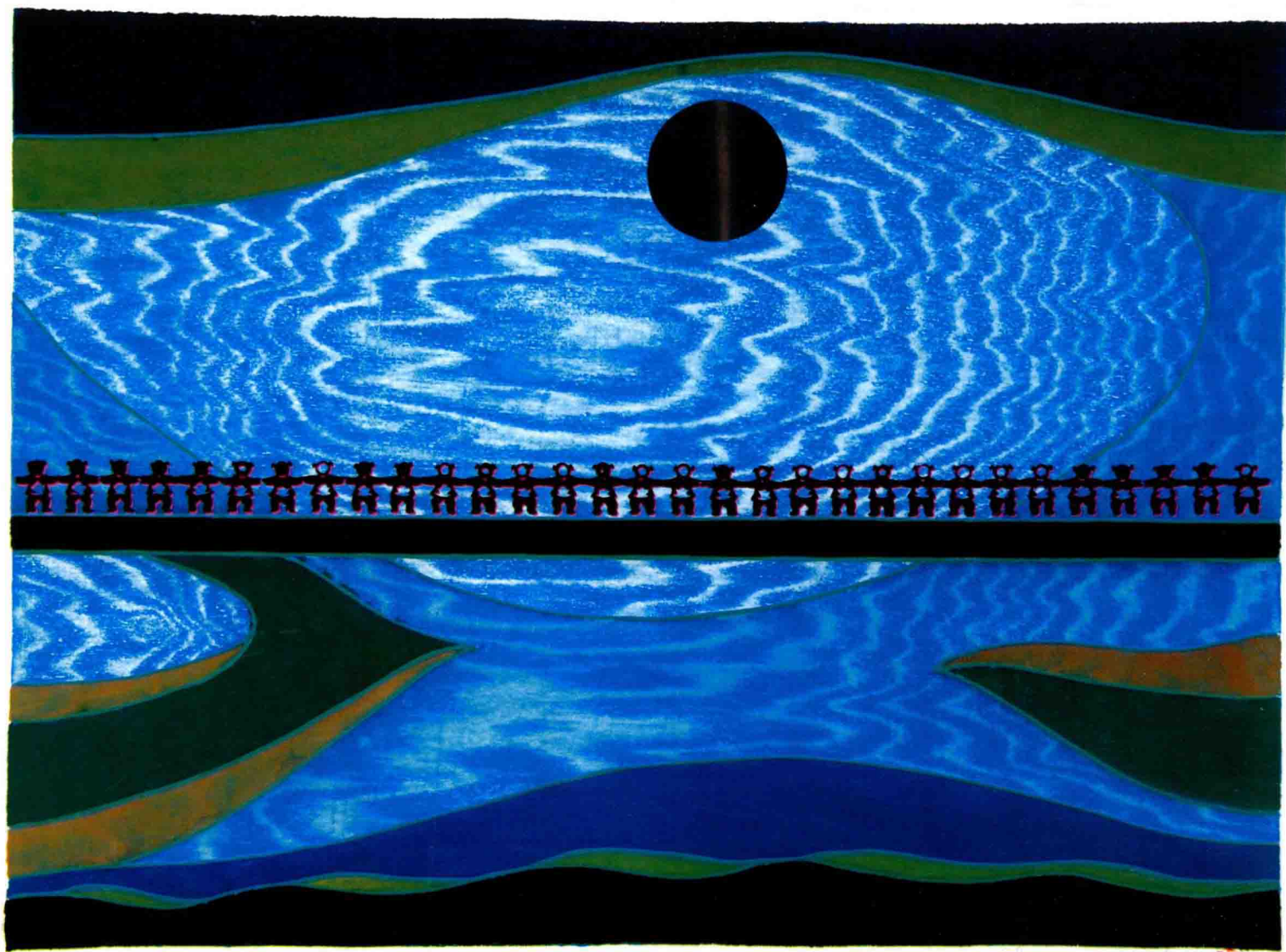
◎ 雏形·藏区印象J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

© 锥形·藏区印象K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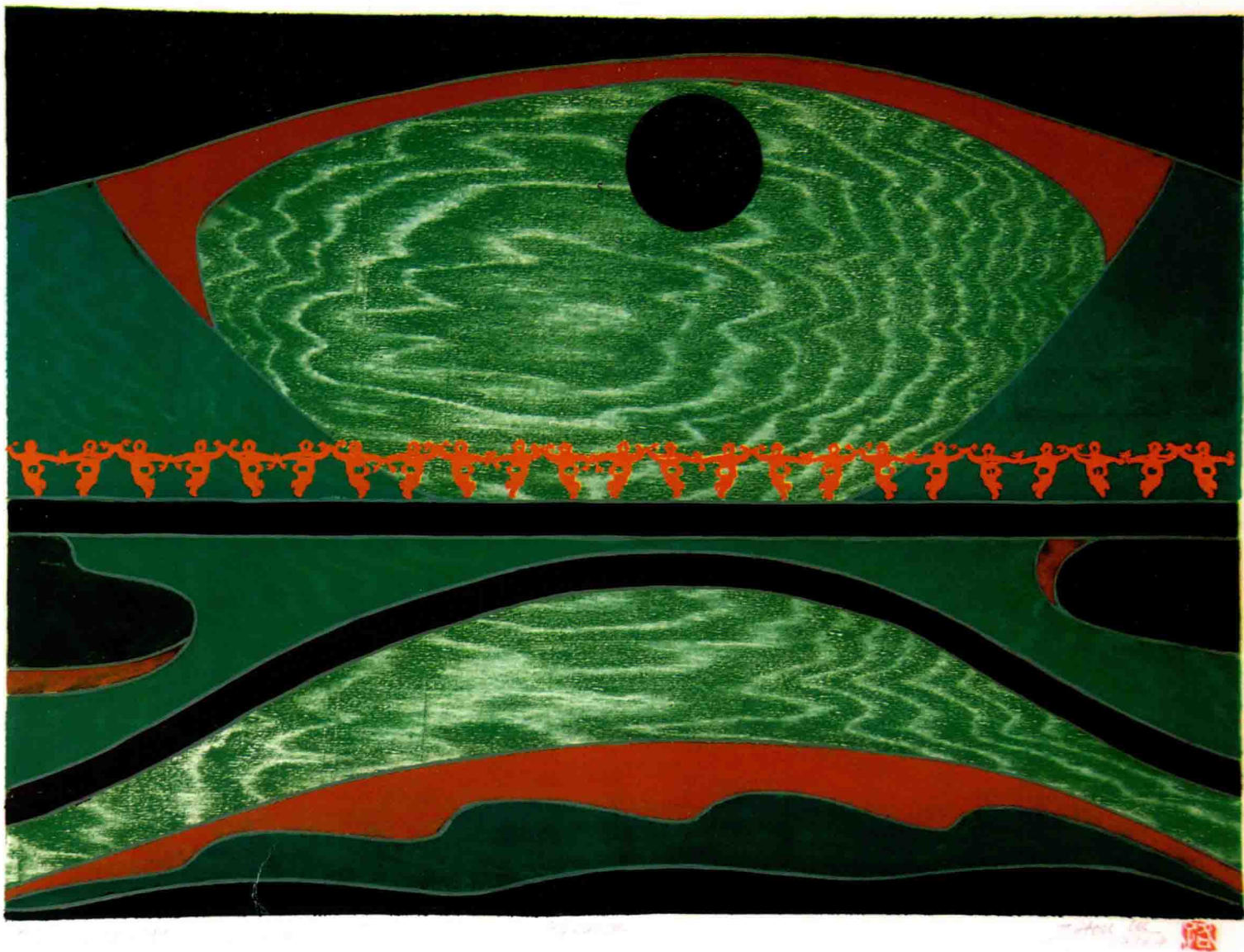


◎ 雒形·藏区印象L 1989年 水印版画 36cm × 43cm



天

© 天际·浩 1998年 水印版画 40cm × 54cm



◎ 天际·渺 1998年 水印版画 40cm × 54cm